

福田



14

免
費
贈
閱

PUNYA-KṢETRA MAGAZINE

14

-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佛曆三〇一四
- 發行人：施國雄
- 發行處：福田雜誌社
- 社址：台南市70019忠義路2段38巷8號(湛然寺內)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電話：(06) 222-8518
- 印刷廠：南功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健康路209~4號)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誌字第5246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佛 教 月 誌

*報載：美濃李添春老居士，於八月二日將佛教圖書一萬冊，及

現金三百萬元，捐贈朝元寺，將建立一座佛教國際性圖書館。

*埔里鎮靈巖山寺，長年舉辦佛七，下半年裏自十月九日，至七十七年一月二十日，共有五次，并有各項法會。有意參加者，可電話（〇四九）九九三三三八—九連絡。

*台南市廣慈庵自國曆八月二日起，每星期二晚八時至九時半，以台語講四十二章經。

*高雄市三民區正德佛堂，訂在八月廿三日，舉行大會，歡迎參加。

*台北市內湖圓覺寺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日期是國曆十月二日起七天。想參加者，可電話（〇二）七九〇九七五二—三連絡。

*台南市開山路八十一號三寶佛教文物流通處，於八月二日開幕。由部分弘化會人士主持，除流通各項佛教經像法物，應有盡有外，并有講座、放生等活動。

*國曆七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假高雄三民區法音寺，舉行南部齋僧大會。

*報載：以濃粧豔抹，服飾怪異聞名的流行歌手喬治男孩四日說，他已成為佛教徒。

本期目錄

◎睡蓮	封面
◎佛教月誌	1
◎社論：印經功德	2
◎由蹊徑漫談法華	3
◎天台初期的禪法（上）	6
◎經行	9
◎修行法要輯（五）	10
◎楚石禪詩欣賞（十二）	11
◎蓮荷詩集	12
◎天台講記	13
◎華嚴經菩薩明難品（部分）	15
◎大眾同唱證道歌	16
◎證道歌	17
◎福田功德會七十六年七月份會務報導	21
◎浮漚歌	封面

• 免費贈閱 歡迎函索
• 園地公開 盼您賜稿

印經功德

社論

開始，先向過去當前未來主持印經大德，頂禮致敬。印經功德，一向爲佛教所肯定。昔時，雪山大士求半偈，因何而施身。法愛梵志敬四句，因何而折骨，固是表現高度精誠，亦是缺少方冊經典所致。今日佛子，無愁當貸請經，無勞山川請藏。大量經論寶典，郵呈案前。此悉印經大德所賜，能不感恩頂禮！

佛法傳布，先是「晉宋齊梁唐代間」求法高僧，不畏艱辛，不殫身命，翻經中土。再是常啓法筵宗主善知識宣播。但能使法寶常住，傳之永久者，則賴印經。經典長存，佛法長存。印經關係佛教命脈至大，功德殊廣。又一些經冊前加刊印光大師印造經像十大利益，小則相貌端正，大至水火刀兵不受。語誠感人。促使印經成爲佛子諸功德中最爲熱門。本爲利益佛教與衆生，演變至今，竟產生少許問題：

一、供需不調：有數種經咒，翻印過量，幾已泛濫成災。在家住宅固缺經室，寺院亦少閑房，咸感無處供置。令衆不知如何安處。原印經功德，打了折扣。原因在印經者心態有所偏愛，多檢容易翻印小冊。或僅熟悉已大量流通數種。結果印經功德減色。

二、經典紙張裝訂，多屬粗製濫造，奉持使用不久，便破爛不堪。嚴重後果，將使此一時期佛典斷代。眼前問題，雖破爛殘缺，因具有法寶身分，不能隨意當垃圾丟棄，燙手困擾。在家衆向寺院塞，寺院也難措手。如此印經，有多少功德，發生懷疑。

忽視問題，問題依然，不會自消。解決問題，要契實際。大方向在杜本塞源，商求主持印經大德，應心存平等，不偏嗜某一種。既已逾量充斥，則勿盲目。應先了解經典市場，供需情形。裝訂紙張要攷究精美，能奉持保存較久。已印經典完整者，妥善保存，設法贈送。

有關破爛不堪奉持舊經典，如何處理？在不失法寶莊嚴原則下，爲其送終。凡有形者，終歸磨滅。諸佛尚須入滅，以紙張爲質地經典，亦必有敗壞一日，終須處理。是否可以視同僧寶茶毘之禮而茶毘，或入瘞經塔院。不妨集思，設計一可行方便。信較任意棄置爲佳。

印經功德，還是要強調和回向，爲佛法推廣和傳衍。

由蹊徑漫談法華

慧泉

學佛極趣是成佛，絕無二致。如何走到成佛盡頭，此歷程要經過多少周折與障礙，始能證得佛果？慶幸釋迦牟尼在三千多年前已做了示範，佛佛同是，降兜率、至人間、成佛道、入涅槃。示與衆生相同有生有滅。其間宣說五十年種種成佛之道。誠已爲衆生築一坦途、搭好橋樑、竟等人們行走、到達彼岸。

釋迦牟尼爲人類已做了示範，則人類所具思想、智慧是該與釋迦牟尼的思想智慧要唯妙唯肖，才有成佛的可能，稍有偏差，謬以千里，去佛疏遠。請看釋迦牟尼曾經肯定說過：「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衆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一大事因緣，就是指所有人類都能成佛，成佛條件開示悟入佛的知見。知見就是智慧的現行。以此推究，由人類的智慧、思想、見解、進而品性行業與佛相同，順理成章成佛。「開示悟入」是從凡夫到佛果的一個授受過程。

人類有劣根性，常會妄自菲薄，認定佛是高高在上，自己深沈苦海，差距霄壤，恐永難企攀佛位。世尊深切了解此點，從樹立信心開

始，於是指出每一衆生本有佛性。衆生本來具有與佛一模一樣的智慧德性，性相近似，無奈生命之流，混同污濁雜草，薰習染惡，終成九界。性相近、習相遠，足以形容有情流轉。因爲不正思想的浸染，而逐漸淡化削弱本有的家珍。如經中窮子喻品流浪漢，忘却自家豪貴，四處漂泊做傭，得少值即感滿足。釋迦牟尼佛的興世，就是要幫助所有的衆生去了解本身皆具佛性，掘出自家寶藏。

既已了解自具寶藏，不能久廢棄不用，應積極開採。也就是說，了解即具的清淨佛性，原來是被無明妄想覆蓋，被塵境邪思染污，則積極動手掀陰蓋勤洗濯。這就是所謂的修行。教觀綱宗第一句話「佛祖之要，教觀而已矣！」教是真理，觀是實踐，兩者相輔相成，則不致罔殆，圓滿歸宿才有希望。由於法華經有開示悟入這一思想體系，故台宗祖師根據它而發展一套「教觀」並行思想（七翻共解五章，最後是觀心。觀心就是即聞即行，起精進心故）。也就是指點人們要依教觀心，依理奉行。祇要人類能夠回光返照，日久功深，總有一天會豁然貫通，悟知自己來是佛。此時斷然了解，原本聖人凡夫沒有兩樣，衆生與佛平等，終極目的成佛。而這個終極目的成佛思想，是聖教法華經點透。

又法華經指出宗教精神的最高領域，並且描繪出到達那最高領域的過程。方便品處處道出世尊自從成佛以來，以種種因緣、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這當然是指初演華嚴經的受挫。華嚴會上，驟談佛的境界，僅有文殊，普賢這一類的高才上智，才有能力領悟。虛弱的舍利弗等聲聞弟子，還有比聲聞弟子更差勁的凡夫，怎麼接受得了。優等學生畢竟少數。世尊知道失敗，不得不降低水準，開一點淺顯課程，縮短佛與凡夫的距離。因此華嚴之後，世尊依實智為根本，依權智為用，設計一套三乘五乘的方便法門。

若有那麼一類人，自認為人格、品性、道德人倫層次做好就可以，做人也不錯，不必花精神時間修行，世尊就教人們一套做人的基本規則，五戒受持圓滿，保證握有來生仍生人道左券。如果有那麼一類人，認為人道不好，喜怒哀樂、憂悲苦惱束縛不自在，神仙天人恣欲快活，世尊就闢一蹊徑教以升天的辦法。要在止十惡、行十善，循規蹈矩，升天亦可確保。再有一類人，計議從長，想得周到，人道固然痛苦，天上也有五衰相現，五十百步之間一樣都是跑，乾脆跳遠一點，世尊會教導一套觀四諦法的方法，或教導觀十二因緣，斷生死因，只要認真斷苦集，證道滅斷愛因，一定超脫三界。如果有那麼一類熱情眾生，深具菩薩心腸，不為自己得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世尊就教導一套匡扶人類的法門，先具備四無量心為動力，然後修六度，行四攝，這些能夠循序漸進，不但做大菩薩沒問題，離成佛也相去不遠。

上面說過，釋迦牟尼佛出世的終極目的是希望教化所有人類統統

成佛，開創建立這眾多法門，都是一種權巧方便。有一類急躁眾生，聽了前半段方便教義，未能以靜心定心相應，就認為佛法是如此，以為這就是世尊的全部法財。將知見釘在現有的境界，不知天外還有天，不肯更上一層樓。世尊觀察審視，不得不再唱演這部法華經。又是理論又是事實又是譬喻的說明。請看方便品處處強調會三乘歸一佛乘的話語：「我此九部法，隨順眾生說，入大乘為本。」「十方佛土中，唯一佛乘，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無數諸法門，其實為一乘。」「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甚至說，過去、現在、未來諸佛的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為眾生說法，都是為了一佛乘。而幾則故事的涵義也無不是要表達會三乘歸一佛乘的道理。如窮子喻，長者為了使流浪兒繼承家業，脫去華貴服飾，穿上又髒又破工作服，接近窮子，勸慰勸作除糞工作，久而久之，互相信任，終付家業。又如化城喻，聰明智慧導師，知眾人長途路遙，疲憊欲退，趕緊在三百由旬處暫化一城，令大家休息，然後再鼓勵前進，以達採寶目的。火宅三車，最後還是給了肥壯有力的大白牛車。故事說這麼多，什麼用意呢？告訴人們，過去三乘五乘都是權巧施設，都尚在過程中，不要剛踩到一點邊際就感滿足。雖然有證阿羅漢、有證辟支佛，都住於涅槃。但若與大乘涅槃境界來衡量，都還在標準之下，都還沒入佛知見。欲窮千里目，還要更上一層樓，同法法性，同證大般涅槃。

話說回來，平地起高樓，三乘五乘權法，實是一切佛法基石，上根性的眾生畢竟少數，廣大眾多中下等根性的人類，畢竟要從平易近

人的方便教法做爲信仰起點。然後才漸漸調教，層層轉進。如果驟然就講空、講無爲、入涅槃，畢定令人盲然不解。像四阿含等經典的說法是平易近人，才能感動人，才有因小向大的舍利弗等，才有以後法華會上的授記情事。

世尊在法華會上心知弟子已調教成功，堪任大法，於是開始將三乘五乘融合歸納爲一佛乘思想，爲要證明此一思想，理論、事實雙管齊下。布施持戒等種種福慧，皆可成佛道，散亂心入佛寺，一稱南無佛，皆可成佛道，甚至小孩遊戲，聚沙爲佛塔，都可成佛道，真是百川納入大海，同是一味，萬善同歸。皆是佛乘。理論齊備了，接着是具體的授記情事，首位對象是舍利弗，其次是無數諸弟子，統統給予將來成佛的授記證明，甚至爲比丘尼、惡人、龍女也給予一一記別。實在是將偉大宗教立場表達無遺，暢出釋迦牟尼佛出世的本懷，與「諸佛出世的一大因緣，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知見」的精神相互輝映。

授記是本經的特色之一，那麼是不是會有疑問，在法華會上經世尊的開顯，喚醒了弟子們的自覺，給予授記將來成佛。那只是局限在當時的靈山弟子，世尊入滅後，由誰來印證。這確是很重要問題，亟須解決。但請後世佛徒放百個心好了。後面十四品就要解決這個問題。智者大師將本經二十八品分成本迹二門，前十四品爲迹門，後十四品爲本門。本門思想就發展出佛身常住的觀念。因爲在第十五從地涌出品，忽然間冒出來無數大菩薩，這些菩薩平常不在人多喧鬧的地方，大都在僻靜處精進。彌勒菩薩等懷疑，自從跟隨世尊以來，不但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世尊有這麼多菩薩弟子。況且這些菩薩好像非等閒

之輩，世尊有可能在幾十年短時間，教化他們這等成就嗎？世尊就在如來壽量品回答這個問題，不要以爲我釋迦牟尼佛，今生在某日某夜出離釋氏宮廷，去到伽耶城，坐於道場，方始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實釋迦牟尼佛在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前，就已成正覺。並且常在娑婆世界教化呢！所以常示生示滅，是因爲薄德無福衆生，見佛常住世間，不種善根，爲使衆生生難遭之想，起戀慕心懷，渴仰於佛，所以示現滅度，其實如來沒有滅度。

由此推究，今日的釋迦牟尼佛多劫前已成佛道，則當今的釋迦牟尼佛也不過是示現——從本垂迹。今生入涅槃，也不過是假滅度，非真永絕。因爲佛身是常住不滅的，所以不管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只要誠心需要佛法，都可示現說法，都可爲之記別。智者大師在大蘇山讀法華經至「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進，是真眞法供養如來。」看見靈山會上儼還在。這不是與釋迦牟尼佛相應了嗎！世尊的存在不存在，就看衆生功夫深不深，定心靜觀，意識淨朗，世尊隨時隨地都會在身邊。

不要認爲法華經不是一部指點修行的經典，後十四品本門思想，就是大乘佛法的實際表現，大菩薩要有上求佛法，下化衆生的精神，常不輕菩薩忍受輕毀罵詈，猶言我不輕汝，汝等行道，皆當作佛，藥王菩薩的捨身燃臂供佛都是不惜身命的求得完美的精神慧命。而觀音菩薩的三十二應，妙音菩薩示現、淨眼、淨藏度化邪見父王，普賢菩薩護持誦經者，無不隨時隨地做救度人類的活動。整部法華經，不但談的是一乘佛理，也談一乘精神的實踐。

天台初期的禪法(上)

安藤俊雄
蘇榮焜
作譯

一
無可諱言的，在天台為數甚多的著述中，要以摩訶止觀所闡示的教說，最具圓熟，也最為博大。它不但具備所有法華圓教觀心門的圓頓止觀體系，且涵蓋諸如一念三千等精闢而卓絕的教相法門。無怪乎自湛然以還，幾乎所有研究天台止觀法門者，莫不推崇這一部洋洋大著——摩訶止觀，反之，皆對智顗早年所潛修的禪學，自來有意或無意予以應有的重視。平心而論，摩訶止觀固屬智顗千古不朽的巨構，但這一部巨構，豈是容易可得，易言之，其在思想心路與創造的過程上，自必經過一番的醞釀與發展始克底成。況就摩訶止觀所處處展示的內容以觀，其中包含天台初期的禪法者，比比皆是。唯其如此，苟欲就天台止觀作深一層的透視，予天台初期禪法等，自非進一步詳加探究不可。

按智顗自大蘇山轉入金陵以後，旋即定住瓦官寺作弘法度眾之所。當時智顗於弘法時所講說的，雖多以法華經或大智度論為主，但根據當時金陵學界所給予智顗的批評以觀，其所講說的內容，似多偏重於觀心門，至有關教相部份，相形之下，卻比較的少。易言之，當時智顗在瓦官寺所作的講說，殆半以禪學作為中心。據天台智者大師別

傳載，智顗入金陵不久，曾與當時普受朝野敬重，並以精進寡欲而聞名的，一代禪師法濟聚晤，嗣經一番對談以後，法濟予智顗的禪學造詣，由衷稱贊不已。自此以後，智顗的名聲大噪，與日遠播，其為四方所敬重，更勿論矣。再時有一位名叫大忍法師的，乃梁、陳二代的著名大德，他也於親聆智顗弘法之餘嘆道：「非出文疏之見」云，他如長干寺智辨，天宮僧晃等者，俱屬當時學界著名的宿學，其佛學造詣尤深。而上述二人，於仰慕智顗才學之餘，更相率投入門下而專習禪法。另慧榮為首屈一指的成實學者，其對智顗的推崇更是無以復加，咸以：「非禪即智，今之法座。」而譽稱。要之，智顗早期於金陵弘法度眾，其所以能夠為四方所翕服者無他，蓋以弘揚才步，獨步羣倫，有以致之。是則智顗禪學的造詣，何以博得如此崇高的讚許，究其原因，良以當時智顗不但擁有三種止觀極其博大的構思，並已卓然完成諸如漸次止觀與不定止觀的思想體系，抑有進者，其初期圓頓止觀的思想，似也開展萌芽，間於宏法時予以闡揚。準此以觀，苟就天台止觀的發展史而言，姑不論天台早期或晚期思想，幾不分軒輊，同等重要。茲為證實筆者這個說法，試就智顗早期所為的禪修，或有關禪定法門的體系，皆須一一解說，此則為本文中心課題所在。

二

是則所謂天台初期，這是指智顗年三十到三十八之間，亦即智顗自大蘇山入金陵，復由金陵轉天台這一段時間而言。在此期間，又分為以下三期：自智顗少年時算起，迄大賢山前期修習時代止，此為第一期。智顗於大蘇山接受慧思指導的後期修學時代，此為第二期。智顗於金陵弘法講學時代，此為第三期。以上三期之中，第一前期修學時代，大體上智顗以修習戒學為主，第二後期修學時代，大體上智顗

以修習定學為主。首先就先期修學時代而言，據別傳上記載，智顗於年十八時，入湘州果願寺法諸門下出家，先修律儀，嗣就慧曠律師，再修方等，今如就其再修方等之說無誤，即可斷定智顗早年已開始修習慧學。但據高僧傳卷十載，慧曠乃律行嚴精之士，如此說來，正如統紀所言「學律兼通方等」，是則智顗前期修學時代，要以戒學作為中心，唯其如此，諸如以後智顗所創始的次第法門、摩訶止觀，類以「持戒清淨」作為前方便的要目，良非無田。

所可注意的，於此一段期間，並非智顗全不修習定學，譬如根據別傳載：「至年七歲，喜往伽藍，諸僧口授普門品，初啓一遍即得，而父母歷絕，不聽數往，每存理數誦，而惆悵未聞。」可見智顗於七歲時，已開始修習普門品，則其前往大賢山而修方等懺法事一則，且於傳上有所載及。至於智顗於修普門品以後，究受如何般的影響，以書無記載，固無從查考，但似此普門示現的信仰，必予智顗幼年的心靈，埋植深厚的慧根，自不難逆料。尤者智顗於年滿十七時，值元帝戰敗，梁朝淪亡，而這一場國破家亡的慘局，既在智顗故鄉接連發生，其所遭受的打擊，自必份外的沉重，於此時刻，智顗唯有仰賴觀音的信仰，作為精神維繫的支持，兼充一線生存的希望。再有此一段因緣，及智顗晚年以後，為解救隋文帝太子永陽王的重病，其所用於虔修者，則為一部觀音懺法，不僅此也，其晚年示寂之際，心中更是念念不忘觀音早來相迎。另國清百錄列有觀音懺法，法華玄義所闡示的十妙，即有感應妙與神通妙二則，具以頌揚觀音的大慈大悲為主。他如智顗一生所傾力撰寫的觀音玄義、觀音經疏、請觀音疏等要作，在顯示其信仰觀音之篤之深，誠可謂無微不至矣。綜此以觀，在智顗未投入慧思門下以前，似早以觀音作為信仰的中心，並常依照請觀音

經的教說，默默虔修觀音懺法亦未可知。若說一心稱念觀世音名號的懺法，溯自西晉播譯正法華以後，已早在大江南北暢行不已，及妙法蓮華經譯作問世，其流行範圍更擴及一般僧俗之間，至於觀音懺法的修持，則自請觀音經譯出以後，始處處可見。再者，雖說智顗直至晚年，始制定觀音懺法，但其本人親自參予觀音懺法的修持，如上所述，早在入大蘇山以前，已行之不斷矣。職是之故，如就智顗晚年所創始的四種三昧，其中所含的非行非坐三昧的鈔經觀以言，似此修觀的方法與構思，係出諸智顗前期修學時代所培養的觀音信仰而來，自無庸論。

其次，據別傳上之記載，智顗於前期修學時代，即曾修持方等懺法。又據說，他自慧曠門下學成以後，入衡州南境的大賢山持誦法華三部經，兼修方等懺法，忽見殊勝妙相云。此所謂方等懺法，乃出諸北涼法衆所譯，且以大方陀羅尼經的教說作為依據，核其修懺的要領，每於勸請十二夢王時，並一心持念摩訶祖持陀羅尼，每若得觀世音菩薩的相起，謂其必能拔度一切苦厄，且能超生安樂國云。再這一部大方陀羅尼經，除概述觀音授記之事蹟外，又說行者於修懺滿願時，輒能實觀十方諸佛之現前云。似此說法，毋寧說是與法華經相通。而智顗之所以對本經寄予特別的關注，其理由或在此；再不然就是智顗早年對觀世音菩薩的信仰彌篤所肇致。要之，本經予智顗前期修學時代所發生的影響，殊非同尋常。於此宜加附言者，要知方等懺法之修持，於當時四方各地，頗為盛行，且正如續高僧傳所載，當時慧思及慧命二人，亦輒以此懺作其修持之所依。另依國清百錄第一，訓知事人第七所陳僧照禪師的記事可知，諸凡修持方等懺者，具依方等陀羅尼經的教說行修，亦即首須檢知己昔所造之諸惡業相，一旦發現諸惡

業相者，務必一一以懺悔對治，反之，一旦發現諸善業相者，要使其不斷的增長，如此禪修的工夫，方能日有所進，月有所益。唯其智顗能夠深深體認本經之特色，衡其以後所著的次第禪門一作，如前方便中之內方便一章，即以驗善惡根及安心法作為中心，似此行法，實乃援引方等懺之教示而設定者。

再如就方等懺法之內容以觀，不僅涵蓋方等陀羅尼經之教說，且亦兼及大小乘各種經典之教說在，為此智顗乃於次第禪門卷二，或以大乘方等陀羅尼行法，或以諸大乘方等修多羅稱之。當然以音取義，既稱之謂方等懺，則其所依為方等陀羅尼經，自無可疑，況修此懺法者，亦以方等師稱，自更勿論矣。另智顗所師事之慧思本人，予方等懺法之修持，自來亦多予以肯定，且常勸其門徒作修。至若智顗於師事慧思以前，早已行修方等懺法，既如上述，則其以後整理方等懺法時，受慧思的教示與影響，也不在話下。

影印天台藏第八冊觀音玄義記

自影印台藏，屢承觀宗前輩會性老法師指導。今又蒙提供木板珍本觀音玄義記，列為第八冊，以廣流傳。現已付印，謹向關心大德報告。

雲庵 敬啟

賀 三寶佛教文物流通處開幕



地址：台南市開山路181號，延平郡王祠斜對面（七十六年八月二日開幕）。

緣起：

本處係一群台南佛教弘法會幹部所籌開的，目的在於結合所有有心研究佛學、修行佛法之人士，來共同發揚佛法，改正社會不良風氣，以達佛陀自度度人之本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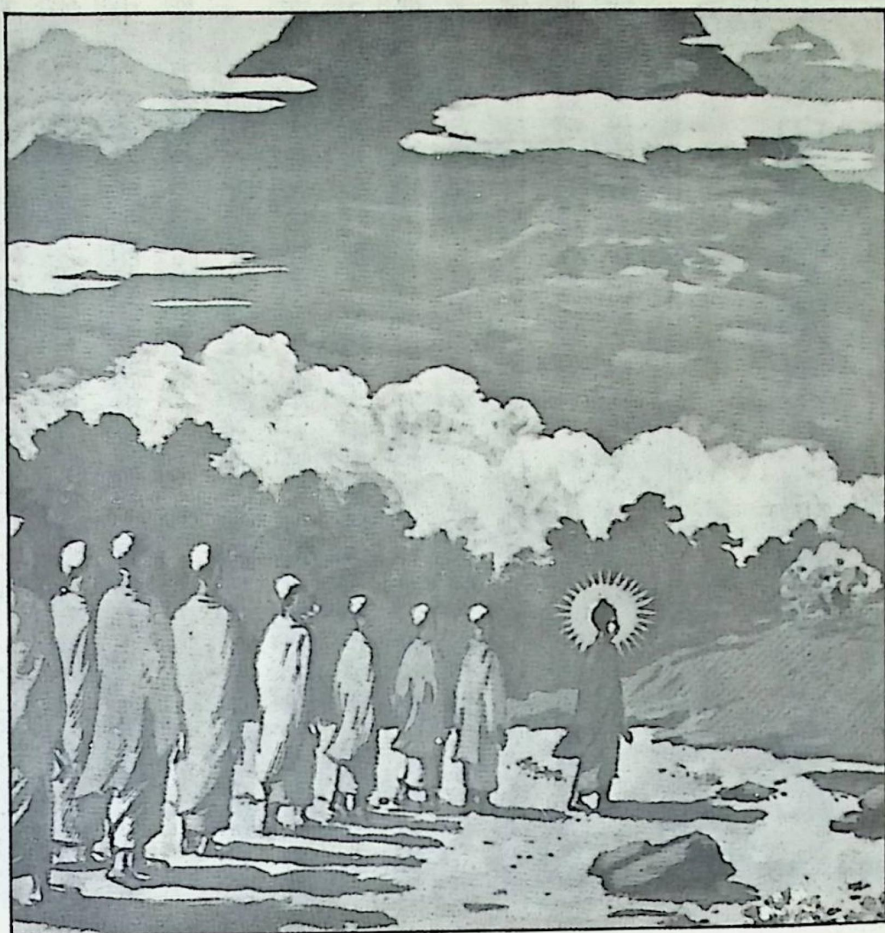
流通項目：顯密佛書佛像，

有流金、流銀、木雕、瓷器、銅器等，還有各種佛教法器、念珠、海青香料、各種經咒錄音帶等，應有盡有。此外，尚有許多結緣書籍贈送，歡迎所有社會人士光臨指教。

附註：本流通處配合台南佛教弘法會每月定期舉辦佛教講座，地點改在台南市正覺寺為多。此外，並設有放生會，每月固定請燕巢鄉悟光精舍、悟光法師主持放生儀式。

經行

——
未韜



意爲在一定的處所，緩慢地往返步行。釋氏要覽卷下說：

西域地濕，疊磚爲道，於中往來如布之經，故曰經行。

有關經行的方法，據十誦律卷五十七所述，應直行，不急不緩；若不能直，當畫地爲相，隨相直行。四分律卷五十說：

時諸比丘露地經行，患風雨日曝得患，佛言：聽作經行堂。不知云何作，佛言聽長行作。作堂所須一切給與，時彼上座老病羸頓，經行時倒地。佛言：聽繩索繫兩頭循索行。捉索行手軟破索，佛言：聽作捲若竹筒，以繩穿筒手捉循行。經行時疲極，聽兩頭安床。

至於經行的場所，大比丘三千威儀經說爲五處。即一、閑處，二、戶前，三、講堂前，四、塔下，五、閣下。十誦律就經行說有五利，一、勦健，二、有力，三、不病，四、消食，五、意堅固；四分律說一、堪遠行，二、能思惟，三、少病，四、消食，得定久住。此外，就繞塔行道與經行的差別，南海寄歸傳卷三說右繞佛殿，旋遊制底，別爲生福，本欲虔恭；經行乃銷散之儀，意在養身療病。

據修禪要決所述，經行時，覆左手，大指屈著掌中，餘四指抱大指作拳，然後覆右手，抱左手腕；端立少時，攝心令住。行時勿太急太緩，行至界畔，迴身還向來處，住立少時，如前復行。行時即開目，住時輒閉，如是久行，稍倦則休。唯在白晝行之。

又根據無畏禪要所載，習定之人復須知經行法則。即於一靜處平

治淨地，面長二十五肘，兩頭豎標，通頭繫索，纔與胸齊，以竹筒盛索，長可手執。其筒隨日右轉平直來往，融心普周視前六尺，乘三昧覺任持本心，諦了分明無念忘失。但下一足，便誦一真言，如是四真言從初至後，終而復始，誦念勿住，稍覺疲懈，即隨所安坐。

義淨在南海寄歸傳卷三，說鷺山菩提樹下、鹿野苑王城內及其餘聖跡，皆有釋尊經行之基，據其所述，佛經行處係濶可三肘，長十四、五肘，高一尺，疊輒作之。上以石作蓮華開勢。高二寸，濶一尺，計有十四五，表聖足跡。兩頭基上安小制底，量與人齊；或內設尊容，釋迦立像，而玄奘在西域記卷八記述佛之經行處，即：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於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經行七日，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華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疊磚爲基，高三尺餘。

附帶一提，阿彌陀經中的「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其中「經行」一語，係梵文 *divā-vihāra* 之譯；此一詞在稱贊淨土佛攝受經中，玄奘譯爲遊天住，非今所說之「經行」。藏譯阿彌陀經中的「ñin-mo gnas-pahiphyir」有「爲了午休」之義，可能是譯自梵語的 *divāvihārāya*。

（改譯自望月大辭典經行條）

修行法要輯（五）

慈林

一、無垢光尊者：見同學精進，應學他。行住坐臥，應想三寶在肩頭。自然一切不取清淨進修矣。

二、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三界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永處纏縛。

三、伊庵權禪師，用功甚銳，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師在衆，不與人交一言。

四、紫柏大師：世上念佛人，或三二十年，或盡形壽念佛，及到臨終時却又無用，此是睡夢中不會有念佛故也。人生如夢，所以夢中念得佛底人，臨死自然不亂也。

五、紫柏大師：自今而後，直須睡夢中念佛不斷，方有出苦分。若睡夢中不能念佛，忘記了，一開眼時痛哭起來，直向佛前叩頭流血，或念千聲萬聲，盡自己力量便罷。如此做三二十番，自然大昏睡中佛即不斷矣。

六、印光大師：要得心恒，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第二要懇切至誠，第三要著實從心中念，勿只滑口讀過。

楚石禪詩欣賞(十二)

𠄎

提籃買魚蝦
斫肉血淋淋

只揀鮮蝦鱉
揮刀難止過

拋放池水間
殺生養已命

十可八九活
怨報何時脫

𠄎

仰則觀天文
身從何處來

俯則察地理
昧者真疎矣

無一事不知
向外馳求人

不知便為恥
虛生浪死爾

𠄎

如來所說法
太虛絕朕迹

尚有不了義
真性離雕偽

外道豈無書
灑掃菩提場

其言多論說
拔除煩惱刺

𠄎

把鏡照自身
此鏡與此身

自身從鏡出
不異復不一

若離鏡即背
貪玩掌上珠

若認身非實
磋過天邊日

蓮荷詩集

夏歌

梁武帝

江南蓮花開，紅光照碧水。
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異。

曲池荷

唐盧照鄰

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
常怨秋風早，飄零君不知。

東林寺白蓮

唐白居易

東林北塘水，湛湛見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莖。
白日發光彩，清飈散芳馨，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
我慙塵垢眼，見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花，虛得清淨名。
夏萼數未歇，秋房結纔成，夜深衆僧寢，獨起繞池行。
欲收一顆子，寄向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

天台講記

洪瑞福



第五章第二節

第三小節 數息

數息基本上是運用呼吸來控制我們的意念。平常可以把我們的生活範圍，分成二方面，一是自己內在的生命世界，一是外在的關係世界。

內在的生命世界，時時是在激烈的變動，佛教傳統的看法認為它是五陰熾烈的。只要是生命存在的一天，它就一天翻雲覆雨的變化著。生命的現象比較細微的，我們比較能感覺得到的，捕捉得到的就是呼吸。呼吸存在就表示我們還活著，呼吸停止了，生命也就終結了。只要我們能守住呼吸，進而能控制住呼吸，那麼我們內在世界的各種紛爭，我們就能察覺，進而能控制它。內在世界的紛爭以意念的變化為最強烈，只要靜下心來，一定可以感覺到妄念紛飛的可怕，它一點一滴的包圍著我們的精神生命，更而一點一滴的侵蝕，使我們輪迴於六道苦果而不自知。從數息中去看我們的意念，不管多大的紛擾，我都不為所動，佛來了，魔來了，都是如此。久而久之，意念中已經做了的，萬億劫再也不會重蹈覆轍了；已經生起的意念也自然的消除；未生起的意念再也不會生起。守住意念不是把意念守得死死的，而是讓意念好比一盞明燈一樣，它可破壞黑暗，黑暗正如我們內在世界的愚痴無明。這一盞明燈在破壞黑暗的同時，也會使我們見到光明。同樣的我們內在世界的愚痴無明破除了之後，智慧光明也就顯現了。因此可以知道，數息是把內在世界的意念大地整平，後面還有相隨，止、觀、還、淨的功夫，後五項的修行本節次並不加以討論。

外在世界的紛爭也時時的牽引我們，今日之世界，傳統的五音、五色、五味的迷惑已是小兒科了，工業社會急遽轉變，擊垮了傳統倫理，新的倫理並未建立，也未讓大家所共識，所共遵行。我們的生命

也被這快速變化的脚步所帶動，不知不覺中也投身於其中，不能避免的，我們也被其淹沒了。身在其中，是否能被淹沒，其主要的關鍵，在乎我們的意念。數息守住我們的意念，外在世界的紛爭儘管動吧，我並不為所動。久而久之，外在的紛爭不能侵入我們的意念，我們不但能守緣也能隨緣。

怎樣數息呢？

呼吸一進一出為一數，平常是數出息不數入息，從一數到十，數完一遍，再從一數到十，如此反覆的數下去，專心的數下去，數到心無雜念。如果在數息的過程中，萬一忘記已經數到第幾，沒關係，從頭再數起。或是不知不覺中數到超過了十，猛一察查已數到十幾或二十幾了，也沒關係，從一再數起。在數息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雜念，一些已經忘記的陳年老事都會悄悄的浮現出來，甚至歷歷如繪。這時候如果我們去理會這些雜念，那麼我們的意念會隨著這些雜念而走，不知不覺中精神就會沈淪下去。因此修行者碰到這些情形時，不可理會這些雜念，只要客觀的看著它，不理它，不要刻意去壓抑它，自然然而這些雜念就不見了。

修習數息的人，只要能調和自己的氣息，使它不急不緩，安安詳詳的數息，從一至十的反覆數下去，使自己心念擊在數息上，不使它馳散，這樣有恒行的進行，一定會感覺自己的心會慢慢的清明，心相慢慢的細微，心自由了，意念也自由了，這時數息的功力已有所成就了。

數息的過程中，雖然各人的根器不同，產生的反應也千變萬化，但在學習的過程中只要能注意一些事項，會把不好的反應減低到最低程度。

想修習禪定的人，在入坐後，數息前，應當張開口，輕輕的吐去胸中的穢氣。吐氣的時候不可急促，也不可用力氣，要如深呼吸一

般，想身中百脈不通之處，皆隨氣徐徐而出，如此反覆三次，才進行數息。

數息是數我們自己的呼吸，如果呼吸的速度很快，氣息很粗，好比剛做完激烈的運動，這種現象稱之為「風」。守這種氣息是不對的，心神是會散漫的，不容易定下來。

如果在數息的時候，雖然呼吸不急不粗，但出入不暢，這時情緒會低落，有時會感到緊急或疲勞、虛弱，在這種情況之下稱之為「喘」，是不宜進行數息的。如果硬要進行，因為此時心神正在昏暗之中，必定徒增煩惱。

如果在數息的時候，雖呼吸不粗也沒有不順暢的感覺，但自己可以聽到自己的呼吸聲，這種現象稱之為「氣」。如果在數息的過程中，都維持這種現象的話，雖無大害，但對於定力的增進是徒勞無功的。

在數息的過程中，上述的三種風、喘、氣都沒有發生，呼吸不粗、不急、不重，而流暢、細微且綿綿而長，這種現象稱之為「息」，守住息，必能得定。

在修習數息的時候，不要強行使自己入定，或用力過猛。在強行用力之下，氣會上衝，導致胸部疼痛。如有這種情況，應當想氣往下流，不可再猛用力，舒放念頭成自然的狀態，胸痛自然就好了。

有些人在修習數息的時候，却心念滿天飛，沒法使心念安定下來，雖然這種人表面上是很用功，但亦不容易有所成效。應當攝念自己的身心，令自己的心念不隨緣而去，自然而然就會得定。

數息完畢，想出定下坐的話，要放下剛才集中的心念，然後開口呼氣，想息從百脈隨意佈散，再輕輕的搖動上身，再動肩、手臂，把手結印放開，動頸、動二足，然後按摩全身的毛孔，令全身柔軟。再雙手掌互搓使掌心發暖，按摩眼睛後再開眼。等待全身不再流汗，熱

度稍退，才可走動。不如此做的話，因心念還繫在微細法中，突然出定，會使人頭痛，或全身關節僵硬或疼痛。因此下坐時應當特別注意。

有些人表面上也是很勤的入坐修數息，但長年累月下來却不能得定，除了上述的理由外，可能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是沒法專心，校計於他事。在數息的時候，忽然想起還在其他的事要做或未完成。

二是吃得太多，坐不久，一坐就腹脹，骨頭酸痛難忍，但又偏偏非坐不可。

三是疲勞，有時事情太多，不但勞力而且勞神，在疲倦中，昏昏欲睡，但還是想克服睡眠，硬撐下去。

四是不精進或方式不對，有時入坐數息，有時又放縱自己不入坐數息，高興嘛多坐一會兒，不高興嘛就不坐。或者是不按照方法數息，隨意一息二數或二息一數。所謂一息二數是指入息數一，接著出息數二，形成一次呼吸數二次。所謂二息一數是指已呼吸二次才數一。這種過與不及都是不對的。

五是罪報現前，在累世的輪迴中，不知什麼時候造了業，此時受報的機緣正成熟。罪報現前是最難預防的，如因罪報現前導致數息不能入定，應至心懺悔或經行，以消罪業。

修習數息的人應知道，自身是五陰和合而生的，只是一個暫時寄託的假殼，縱使活得百年，在整個宇宙的生命中，只不過一剎那而已。生命的存在繫於呼吸之間，有朝一日，呼吸停了，生命也就完了。在這有限的生命之中，我們當好好的運用這暫時的軀殼來修道，使精神生命能更上一層樓，進而能與菩提佛慧相應。因此修行者當努力的，精進的修習數息，從數息轉得息，從得息轉相隨，進而能證得止觀還淨。

華嚴經菩薩明難品部分

爾時，文殊師利問目首菩薩言：

「佛子！如來福田等一無異，云何布施果報不同？有種種色、種種性、種種家、種種根、種種財、種種奇特、種種眷屬、種種自在、種種功德、種種慧，如來平等無有怨親？」

爾時目首菩薩，以偈答曰：

譬如大地一，能生種種芽。於彼無怨親，佛福田亦然。
譬如水一味，因器故不同。諸佛福田一，衆生故有異。
譬如大幻師，能令衆歡喜。諸佛聖福田，隨願令忻悅。
譬如辯才王，能令衆歡喜。諸佛聖福田，令衆生悅樂。
譬如明淨鏡，隨對現衆像。諸佛聖福田，衆生故有異。
譬如大藥王，消滅一切毒。諸佛聖福田，能滅煩惱患。
譬如日出時，能除一切闇。諸佛聖福田，普照十方界。
譬如淨滿月，普照四天下。諸佛聖福田，平等無偏黨。
譬如毗嵐風，震動一切地。諸佛聖福田，能動三界有。
譬如火劫起，天地靡不燒。諸佛聖福田，能燒一切有。

大家同唱證道歌

湖月

表現出高邁世表宗教精神之美妙，要欲透過文字，只有藉用詩歌

，始能彷彿。宗教境界，豈可以世俗語文所能表達。或因使用語文，竟糾纏不清，此所以新禪法不立文字理由之一。不說，不運用語文，又無從畫出一點空中鳥跡，心中消息。勉強無奈何用之，以詩歌較為適切。詩歌本身有其隱喻性、神祕性，又具象徵性。雖未能全分烘托出禪境真實，總比其他命題語句，要靠近許。詩歌與宗教，具有共同成分，如講求境界，同採用直覺，同有寬濶意外之意。故比較各類文藝，詩歌最可表達宗教經驗者心懷。

寶島地狹人稠，感到擁擠。又加上世俗思想濃烈，有無意間，引導競爭名利，鼓舞活動，過分無視高層次宗教文化。主客觀因緣幅湊，易生暴戾，可發不可收，剎車并不自如。社會形成急躁病態，喧囂氣氛，亟須疏導養成安閑韌性，雍容大度以對治。如能精神超脫，可降低空間緊迫。如能心屬物外，信是解決社會諸多問題抽薪辦法。大眾同唱證道歌，對改變急躁性格，養成理性觀念，或不無小助。

證道歌作者唐代溫州龍興寺玄覺禪師，是位偏探三藏，精天台法門大德，和天台八祖左溪玄朗禪師系屬同門。受到朗禪師鼓勵，曾到曹溪，訪問當時南方新禪法倡導人六祖之一者慧能大師。相見時有齣

精彩場面：

玄覺禪師初到，振錫攜瓶，繞六祖三匝而立。

六祖問：「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

禪師答：「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六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禪師答：「體即無生，了本無速。」

六祖曰：「如是如是。」

於時，大眾無不愕然。禪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

六祖曰：「返太速乎？」

禪師答：「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六祖曰：「誰知非動？」

禪師答：「仁者自生分別。」

六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

禪師答：「無生豈有意耶？」

六祖曰：「無意誰當分別？」

禪師答：「分別亦非意。」

六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

此爲禪師又號稱「一宿覺」由來。傍觀整個對話過程，似爲玄覺禪師所控制，主客易勢，六祖似無招架之力。

此證道歌共三百一十八句，都一千八百一十三字，很適合普遍流行，事實上是一篇世界性著作，凡漢語所被國土，皆廣流傳。以詩歌韻文描述禪宗思想頗多，如碧巖錄、寒山詩等。前者內容過於深遠，距常識太大，了解體悟皆艱，可望而不可及。寒山詩，以佛教正統尺度看，又稍鄙薄，含有披頭與浪人味道。惟此歌介於佛法、禪法、與世法邊際。適合做爲舒解塊壘，澆滌塵垢，淨化身心，提高有境界教法。亦能透出新禪法精神所在。是一篇極高明而道中庸作品。

此歌除暢展禪者心懷外，尚有其他語錄公案所不及特點：從大範圍看，此歌尊重佛教體制，肯定佛法系統，是在佛教原則內發揮禪法

證道歌

君不見：

絕學無爲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
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
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
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
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

奧妙。「教外別傳」是新禪法主要理念，處心超越。若教外延是指一種狹義理論，或具體指是後期中土教下四宗，新禪法當然可以別樹一幟，另立一種系統。若「教」廣義指「佛教」，涵蓋全體佛法，希望凡是承認自己是佛弟子者，無可分離，而是屬於「教內別傳」，或「以教出禪」。往昔分河飲水，禪律相非，不識大體態度，是不足取法。證道歌無如此強烈主張。

所謂頓悟，乃是多劫時間積壘，和智慧力開發結果。佛道長遠，經過久遠精勤苦修，再配合能決疑網之智慧，始克有成。此歌強調「摩訶般若力」。伸延出「參禪者必以經論爲準，宗說兼通，纔能不偏離佛道。至於文藝寫作技巧，雖爲餘事，亦甚罕觀。」

（湖月思議錄④）

唐玄覺禪師

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
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
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
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
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

諸行無常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
決定說，表真僧，有人不肯任情徵。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
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
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
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
調古神清風自高，貌頽骨剛人不顧。
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
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
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吝。
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
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
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
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
觀惡言，是功德，此卽成吾善知識。
不因訛謗起冤親，何表無生慈忍力。
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

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
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
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
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禪。
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
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
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
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為忍辱仙。
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悠悠無定止。
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
入深山，住蘭若，岑峯幽邃長松下。
優游靜坐野僧家，閒寂安居實蕭灑。
覺卽了，不施功，一切有為法不同。
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
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
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起直入如來地。
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
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
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
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

降龍鉢，解虎錫，兩銛金環鳴歷歷。
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踪跡。
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
無相無空無不空，卽是如來真實相。
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
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
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
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
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偽。
學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認賊將為子。
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
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
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
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
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
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
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
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

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
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
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
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
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
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
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擁塞。
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
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
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
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
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為初祖。
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
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
二十空門元不着，一性如來體自同。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
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真。
嗟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制。
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

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
作在心，殃在身，不須冤訴更尤人。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森沉師子住。
境靜林間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
師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
若是野犴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
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
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
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
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
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
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
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
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
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
執指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
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

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夙債。
饑逢王膳不能食，病遇醫王爭得瘥。
在欲行禪知見方，火中生蓮終不壞。
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於今在。
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懞懂頑皮鞞。
祇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訣。
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
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銷霜雪。
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
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法中王，最高勝，恒沙如來同共證。
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
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
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
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螳螂能拒轍。
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
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為君訣。

會長：陳錫璋
副會長：鄭海英
顏高龍

湛然寺福田功德會

(如蒙捐助請利用郵)

7月份救濟事蹟

一、衆生綜合救濟院，創立時間不長，但已有苦患百多人，凡低能、殘障、無依無靠、軟骨等都海量納收。實堪稱綜合救濟院。由於患者增多，食衣住之費用相對提高。本會雖曾微薄補助，也只是杯水車薪，還待社會大眾力量長期與予支援。本會七月上旬由副會長等再送白米十斗及麵食等，以表關心。

二、住南市安平區安北路二〇五巷十八號的陳神助先生一家，實在是多難之家，長子次子相繼罹患白血球過多症，次子已於去年不治死亡。去年本會得知困境，也曾給予援助。現在其兒子中，陳育傳又是患了相同症狀，已住高雄醫學院治療中。病魔連續的侵擾陳家小孩，致使原本清貧的陳先生，更感困乏。在此多難之際，是需要我們大家再一次的幫助他，減輕他的負擔。本會再次捐助伍仟元正。

三、住台北縣五股鄉成泰路二段一四七巷一〇六弄六號三樓的呂淑蓉。兄長因發生車禍不幸去世，留下老母及妻子及年幼的弟弟，由於父親早逝，家境清寒。車禍事件尚在官司訴訟，喪葬費無着落，祈望社會善心人士伸出援手，給予解困，本會見知，郵寄貳仟元正予以濟急。

四、活潑可愛的小男孩黃國治，家住新莊市天泉路十四之五號，因去年參加丹鳳國小六年級畢業生的送舊晚會，意外的食物中毒，因為沒有上吐下瀉毒素沒有排出，囤積體內，毒素傷及腦部，致使可愛的小男孩臥病床榻，不能和以往活潑可愛，失去童年的無憂無愁生活。其父也因經營食品批發生意失敗，債務困重，加上醫藥費用龐大，不是開一間小雜貨店的收入所能支持，真需要社會大眾伸出溫暖的手，盡一份心力，請大家來照顧他吧！本會郵寄慰問金貳仟元。

五、年近八旬的老婆婆陳美，住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彰水路大竹巷一一號。從小命就不好，嫁了兩個丈夫都不能白頭偕老，貧苦勞碌追隨着她，可能是受這種刺激，遂精神失常，與前任丈夫所生唯一兒子盧阿遠，也因精神分裂症，送醫電療傷及腦神經，變成痴呆，三餐唯靠好心人士維持，着實可憐，本會郵寄慰問金貳仟元正。

六、無父無母，無所依恃的張湘濤，讀小學二年級。張湘國讀幼稚園。兄弟倆年紀小小，就要遭此悲運。幸賴外公外婆扶養。命運就是要捉弄這兩位小兄弟，善體人意的外公，竟也因心臟病發作摔倒地上不治死亡。雖有舅舅，但一家七口僅靠作泥工營生，要想收留兩位外甥，及供應讀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希望我們大家來幫助這對可憐的小兄弟順利成長吧！本會郵寄貳仟元慰問金，以表關懷。地址：鳳山市凱旋路三七五巷一〇號。

七、潘春燕女士因怪病的侵襲，使她原以為可過着幸福的希望，轉為悲愁悽慘的哀嘆。剛結婚不久的她，孩子未出世，潘女士即常躺在病榻上。至今積欠醫院藥費，也無從着落。先生彭丙炎從事黑手工的收入，也已因潘女士的醫藥費用龐大，至境況拮据。本會輾轉得知，郵寄貳仟元慰問金，祝潘女士早日病魔祛除。地址：彰化市南郭路一段五二巷三六—六號。

八、住在彰化田中鎮淒苦簡陋農舍中的許石象老先生夫婦，許老先生要零星打工又要照顧精神異常的獨子，許老太太又患烏腳病，晚景堪憐。生活重擔，醫療費用，將整個許家擊破。本會得黃大德通知，立即劃匯貳仟元，聊表同情之意。

九、蔡金李（壹仟元）、陳月娥（伍佰元）、李寶珠（伍佰元）、陳牽治（壹仟元）、吳姜（伍佰元），為本會固定救濟戶。



浮漚歌

樂普和尚

雲天雨落庭中水 水上漂漂見漚起
前者已滅後者生 前後相續無窮已
本因雨滴水成漚 還緣風激漚歸水
不知漚水性無殊 隨他轉變將爲異
外明瑩，內含虛 內外玲瓏若寶珠
正在澄波看似有 及乎動著又如無
有無動靜事難明 無相之中有相形
只知漚向水中出 豈知水亦從漚生
權將漚水類余身 五蘊虛攢假立人
解達蘊空漚不實 方皃明見本來真